

法、德合作與歐洲統合

蘇秀法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兼國際組副召集人)

今(一九八八)年一月廿二日，法國總統密特朗和西德總理柯爾在巴黎慶祝一九六三年戴高樂和艾德諾結束兩國仇恨，共同致力歐洲和平而簽署的「法、德合作條約」二十五週年紀念，有法、德高級官員廿餘人參與盛會。

這次慶祝的重要性遠超過一項單純的紀念會。法、德兩國政府利用這次慶祝機會隆重地簽署了一項「愛麗西宣言」，重申兩國為建設歐洲而加強合作的使命。宣布設立「防禦安全會議」及「財政經濟會議」作為一九六三年合作條約的附加議定書，並將送請兩國國會批准。宣言中宣布自本年十月一日起成立一個法、德混合旅，司令部將設於西德斯圖加特附近，由法、德兩國將領輪流指揮。

宣言中也決定設立「高等文化會議」，加強兩國文化合作，並設置「戴高樂——艾德諾獎」，獎勵對法、德合作具有卓越貢獻的團體或個人。

自法、德合作條約簽訂二十五年以來，兩國關係波瀾疊起，合作成果未臻理想。目前美、蘇已達成銷毀中程核武協議，西歐又面臨華沙公約國優勢傳統武力的威脅，法、德堅信兩國密切合作是推動一切歐洲共同政策的先決條件，乃再度鄭重宣告延伸雙方的軍事、經濟及文化合作關係。

由於法、德軍事合作關係到西歐的整體防禦安全，以及美國在北約組織中所扮演的角色，法、德合作的新動向，曾激起西方國家強烈的反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歷史發展，似已歸納出一個基本原則：凡是有關歐洲政策的推動，都必須基於法、德兩國的同意才有可能。

今天，西德已鞏固其經濟強國的地位，她已不再是「政治侏儒」，國際局勢也有了轉變，法、德合作應該秉持新的觀點，為建設歐洲，重新出發。

法、德合作條約的誕生

法、德合作條約(Traité de Coopération Franco-Allemand)的簽署，於今年一月廿二日屆滿廿五週年，一項隆重的慶祝儀式在巴黎舉行，法國總統密特朗、總理席拉克和西德總理柯爾，以及兩國高級文武官員廿餘人參與盛會。

法、德合作條約是一九六三年一月廿二日由法國總統戴高樂和西德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在巴黎總統府愛麗西宮(Palais de l'Élysée)簽訂的，故又稱爲愛麗西條約(Traité de l'Élysée)

條約全文分組織(Organisation)、項目(Programme)及安排條款(Dispositions Finales)三大部分，共六十一條，三大部分重點如下：①

一、組織：

- 國家元首及政府首長每年至少舉行會議兩次；
- 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至少每三個月集會一次；
- 青年、運動及休閒活動部長或主管之政務委員至少每兩個月集會一次；
- 參謀總長或其代表每兩個月集會一次；
- 新聞部長每六個月集會一次。

二、項目：

- 外交：一切有關外交政策重要問題在作成決策之前的諮商，有關對發展中國家援助事項的協調，有關經濟、農業及能源政策合作方案的共同研究等；
- 防禦：戰略、戰術問題的共同研究，軍事人員的共同訓練、武器計畫的共同商訂(核子武器除外)；
- 教育及青年：兩國青年對彼此語文能力的培養，合作發展科學研究，並成立機構處理法、德青年交換的資金補助。

三、安排條款：

逐條列舉每次集會前之準備及會後之處理事宜。

自一八七〇至一九四五年之間，法國和德國曾經發生三次戰爭：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

註① 條約全文請參閱 *Le Monde dossiers et documents* No. 151, janvier 1988, p. 2.

戰，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兩國政治家在新的覺悟中，決定致力化解兩國間世代的歷史仇恨，促進和睦相處。一九五〇年，法國外長舒曼（Robert Schumann）建議法、德兩國煤鋼聯營以杜絕兩國戰爭的根源。② 次年，法、德、義、荷、比、盧六國簽約設立煤鋼共同體；一九五七年，六國又簽約設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③ 這三個機構應該已是法、德兩國合作最自然的途徑，為什麼再另簽合作條約？此外，曾在歷史上導致兩國兵戎相見的薩爾問題，也因法國交還了薩爾地區（Saarland）而獲得解決；一九五八年兩國又異口同聲地拒絕了蘇聯威脅西方國家自柏林撤兵，將柏林劃為非軍事區的「最後通牒」，④ 這正說明兩國的合作關係已經取得一致的步調，何需再另闢一個合作管道？

檢討一九六三年法、德合作條約誕生期間的世界局勢，國際間曾爆發一連串的重大事件，情勢非常緊張：一九五八年蘇聯「最後通牒」之後的柏林危機，東、西冷戰轉劇；一九六一年柏林圍牆的豎立，同年，英國第一次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遭到法國總統戴高樂的否決，一九六二年歐洲政治聯盟（European Political Union）的失敗，⑤ 同年又有古巴飛彈基地危機。由於古巴飛彈基地危機竟能在有驚無險之中落幕，歐洲盟國開始懷疑美、蘇兩大超強之間可能已達成某種妥協，而使盟國間在國際政治中一致合作的信心發生動搖。

同時，法國剛剛結束久戰無功的阿爾及爾戰爭，西德甫自柏林圍牆的惡夢中驚醒，這時西德基民黨（CDU）、自由黨（FDP）和社民黨（SPD）的大部分黨人都認為西德尋求國家安全保障的方向應該是北大西洋公約國家，波昂政府內部意見分歧，親法國的「戴高樂派」和親美國的「大西洋派」各持己見，爭執不休。

當時戴高樂和艾德諾這兩位生命已近黃昏的老人，雖然沒有成功的共同經驗，各自掌握的國力又非常有限，不過他們都曾身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痛苦教訓，體認到戰爭在兩國人民心中留下創傷和滋生仇恨的可怕後果，深信歐洲大陸上兩大隣國必須拋除一切歷史的宿怨，共同携手維護歐洲的安全，歐洲始有永久和平可言。

一九六三年一月，戴高樂在艾德諾訪問巴黎前夕的一次記者會中指出，「法德兩國人民在歷史上曾經長久對峙於彼此敵視和戰爭之中，今天已開始互相肯定對方的價值，發現彼此都互相需要，目前兩國面臨的是相同的外來敵人，所以必須合作以維護安全；在貿易上彼此都是對方的主要伙伴，所以必須共同發展經濟；兩國人民的思想、哲學、科技、藝術能夠互補不足，所以應該

註② 蘇秀法，「羅馬條約三十年」，問題與研究，第二十六卷，第九期，民國七十六年六月，第三頁。

註③ 同註②，第五頁。

註④ Norman Gelb, *The Berlin Wall*, Simon & Schuster Inc, New York, 1988, pp. 46-72.

註⑤ Alfred Grosser, *Affaires Exterieurs*, Flammarion, Paris, 1987, pp. 187-192.

合作無間促使文化更加發揚光大。」^⑥戴高樂強調法、德友好關係的新政策正是基於前所未有的民意基礎，也是西德總理艾德諾的主張。戴高樂說：「艾德諾這位偉大的政治家認為法、德兩國合作不僅是兩國在近代發展中絕對必須，也是今天維護歐洲大陸安全的第一要素，同時也是未來東、西雙方均勢的一個決定性主力。」^⑦

基於這種共識，戴高樂和艾德諾在狂熱的努力和堅定的決心之下，終於一九六三年一月廿二日在巴黎簽署了法、德合作條約。

可是。法、德結盟後所面臨的國際反應却是懷疑的敵視：譬如，蘇聯認為法、德合作條約隱含著復仇意識；倫敦則傳出一片不滿之聲；歐洲共同體其他國家深恐這是法、德霸權計畫的萌芽，勢將威脅歐洲的統合；美國總統甘迺廸擔心艾德諾跟隨戴高樂獨立外交的牽引，可能偏離美國政策的「軌道」，華府隨即掀起一陣反對浪潮。^⑧

艾德諾深知西德的安全仰賴美國的保護，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決定向白宮提出保證以為補救。同年五月廿六日，當法、德合作條約送交西德聯邦議會進行批准程序時，通過在條約正文前加一段「前言」的議案。前言中強調：「條約的目的在鞏固所有自由人民的和諧，尤其在強化歐洲與美國的合作關係。」^⑨這段「前言」不但使條約所代表的法、德關係特性喪失殆盡，而且也全然改變了條約的原始宗旨，這一條約竟被描述為「一個死胎兒」的降生。在失望之餘，戴高樂感慨地說：「法、德條約的生命好像玫瑰花一樣的短促。」但是，他和艾德諾都相信「玫瑰花雖會短暫謝落，其根莖將繼續生存。」^⑩不久，戴高樂和艾德諾兩人發表共同聲明指出，「法、德合作關係的加強是走向歐洲團結之路必需的一步」，並希望兩國的秘密合作將成為歐洲統合的「動力」。^⑪兩國政府乃同意仍照條約規定，設立文化機構處理兩國青年交流活動。兩國政治領袖及部會首長依約定期集會。

戴高樂和艾德諾對法、德兩國合作關係的推動，有一個共同的基本認識，就是兩國關係的和諧必須經由兩種途徑達成：一是舉行定期諮商，使兩國可能存在的利益衝突和看法的差異能在面對面的對話中獲得澄清、瞭解以致於和諧；二是透過廣泛的社會和文化交流，如青年交換訪問、姐妹城的結合，以及法、德友好社團的組織等。迄至現在，這些社會、文化活動可以說一直都是奠定兩國人民友誼的堅固基石。

註⑥ 同註①，第二頁。

註⑦ 同註⑥。

註⑧ *Le Figaro*, 21 janvier, 1988, p. 2.

註⑨ 前言全文請參閱·Alfred Grosser, *op. cit.*, p. 185.

註⑩ 同註⑧。

註⑪ *Rheinischer Merkur/Christ und Welt*, Bonn, 15 January, 1988.

波瀾疊起的廿五年

條約簽訂後一年——一九六四年，兩國合作的績效平平，在某些歐洲問題上，法、德意見嚴重分歧，巴黎認為波昂對歐洲共同市場的農業政策態度「冷淡」，而對多邊核子武力的參與過分「熱心」。艾德諾繼任人歐哈德（Ludwig Erhard）根本不認為加強和法國的友好關係是德國外交的當時急務，兩國外交部長間的關係也降到冰點。隨後兩年，法、德關係數度出現緊張局面，合作條約受到嚴重考驗。一九六五年六月卅日，歐市外長在比京布魯塞爾集會討論農業政策時，法外長默維爾（Couve de Murville）因法國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而憤然離席，並拒絕繼續出席會議，此舉立即被西德政府斥為「敲詐行爲」。②一九六六年，法國退出北約組織軍事系統，更令德國人憤慨不已，法國在西德的駐軍地位必須重作協調。直到歐哈德離職，法、德歷經三年的爭執暫時告一段落。不過，英國申請加入歐市問題，繼續成爲法、德兩國意見分歧的焦點。一九六九年西德社民黨人布蘭德（Willy Brandt）接替基民黨歐哈德出任總理，同時戴高樂亦辭職，情勢一變，在戴高樂時代，德國指責法國的歐洲政策過分反美，批評法國總統有企圖控制歐洲的野心，布蘭德繼任總理後，法國又對西德的和解政策發生疑慮，指責波昂的「東向政策」（Ostpolitik）是「拉巴羅」（Rapallo）^③幽靈的再現，擔心波昂和莫斯科「舊情復燃」。一九七四年，季斯卡（Giscard D'Estaing）當選法國總統，施密特（Helmut Schmidt）繼任西德總理，法、德關係才開始峯迴路轉，進入一個新的和諧時代。早在季斯卡和施密特分別擔任兩國財經部長任內，兩人即建立了良好的友誼，歐洲第一次遭受石油危機衝擊時，法、德兩國充分合作，並決定在當時美元幣值搖擺波動的情況下，推出穩定歐洲幣值的歐洲貨幣制度（European Monetary System—EMS）。一九八一年，密特朗當選法國總統後的第一要務，就是致力於法國和歐市國家關係的和諧，但是，密特朗允許法國共產黨人入閣，又引起波昂的驚異和關切，西德是法國的重要貿易夥伴，法國社會黨的經濟政策自然會令波昂惴惴不安。同時，法國也曾一度耽心環境保護運動與和平主義者的浪潮在西德造成巨大聲勢的影響力。不過，自一九八二年基民黨重在波昂執政後，兩國政治領袖的接觸開始頻繁，據非官方統計，自法、德合作條約簽訂以來，兩國政治領袖舉行的高峯會談達五十次之多。^④

儘管兩國元首和政府首長頻頻接觸，檢討法、德合作的成果，仍然不能令人滿意，許多合作項目不是半途而廢，就是遲疑不

註② Hans von der Groeben, *Combat Pour L'Europe*, Commission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 Bruxelles, 1984, pp. 174-176.

註③ 一九二二年的德蘇條約。

註④ *La Tribune d'Allemagne*, 24 janvier, 1988 No. 1200, p. 6

前，如德國拒絕參與軍事觀察衛星計畫，對歐洲赫爾斯（Hermès）太空穿梭計畫也興趣缺缺，歐市的農業政策以及預算議案等都因法、德意見分歧而難有結論。^⑮

兩國在文化領域的合作績效也有令人失望的地方，以語言教學來說，法、德年輕的一代都爭相選擇英文為第一外國語，而對鄰國語文——法文和德文的學習缺乏熱忱；兩國共同製作的電影、電視以及文學、科學書籍的翻譯等也成績不彰。唯一值得一提的則是兩國青年的交流活動熱絡，在一九六三～七三年的十年期間，有三百萬的法、德青年在「法德青年局」（Office Franco-Allemand Pour La Jeunesse）的安排下從事交遊活動。但是，兩國青年間仍然缺乏充分了解，德國人對法國人突出表現的民族意識感到驚異，而法國人對德國人時時不忘「兩德統一」的理念也深感不解。^⑯

兩國人民對彼此經濟政策的「自私自利」持保留態度。基本上，法國對德國在東、西雙方間及和東歐各國關係尋求新突破的努力感到焦慮。這些文化習性都極明顯地反映於日常的政治行為中，使法、德關係在合作條約簽訂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仍然蒙上一層陰影，條約的友好精神既未能充分發揮，而合作的成果更未能臻於當初雙方簽約人的理想。

另一方面，近年來國際經濟情勢的演化和歐洲防禦安全問題的發展，在在促使兩國政府考慮採取進一步共同行動的必要：

第一、美國和歐洲利益的差距正日益拉遠，在美國長期財政赤字如脫韁之馬，以及金融市場的混亂之下，歐洲幣值因之遭到了池魚之殃。

第二、自戴高樂以來的法國歷任政府都認為歐洲安全不能無限期的依賴美國，這項傳統觀念近年來在西德也引起了同情回響。

第三、美蘇達成銷毀中程核子飛彈協議以後，東、西方的短程核子飛彈多部署在東德和西德境內，西德將成為短程核子武器的主要戰場，換句話說，萬一戰爭發生，可能殺傷的將都是德國人，德國人對自身的安全當然比誰都感到不安。

法、德兩國堅信兩國密切合作是推動一切歐洲共同政策的先決條件，乃藉慶祝法、德合作條約廿五週年紀念的機會，再度鄭重宣告延伸雙方軍事、經濟及文化合作關係。

法、德合作的再出發

註⑮ 同註⑧。

註⑯ 同註⑪。

一、舉行法、德軍事聯合大演習。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一至廿五日，法、德兩國部隊曾舉行一次為期五天的聯合軍事大演習，模擬法、德聯軍共同抵抗由華沙公約國家從東方發動的攻擊。這個代號為「勇敢麻雀」(Moineau Hardi)的演習在西德巴伐利亞地區舉行，有西德陸軍第二兵團的部隊五萬五千人 and 法國的快速部隊二萬二千人參加。在演習開始，法國部隊和戰車及直昇機穿越邊界，和西德部隊會合，攻擊越過多瑙河前進的「敵人」。這次演習共動用約二萬部車輛和四百架直昇機，也是法德兩國首度聯合指揮的一次演習。法總統密特朗和西德總理柯爾於九月廿四日參觀「最後戰役」後，密特朗宣佈兩國即將設立聯合防禦安全組織，加強雙方的軍事合作。隨後，法總理席拉克在法國高級國防研究所又強調，如果西德受到敵人攻擊，法國將無保留地立刻採取行動。¹⁷

美、蘇協議裁減中程核子飛彈以後，東、西雙方的軍事對抗將由以往的核子武力轉而以傳統武力為主的局面，法、德這次舉行的軍事演習即是法、德兩國傳統武力合作的起點，很明顯地，法國要利用兩國軍事合作來減少西德因華沙公約國家強大的軍事壓力而產生的畏懼。西德則認為和法國軍事合作對其推展「東向政策」大有運用價值，尤其在與蘇聯及東歐國家談判改善關係時，可以增強西德討價還價的地位。

二、設立法禦安全會議和財經會議。今年一月廿二日，法總統密特朗和西德總理柯爾在廿五年前戴高樂和艾德諾簽署法、德合作條約的愛麗西宮，草簽了一項「愛麗西宣言」(Déclaration d'Elysee)，重申兩國為歐洲和平而加強合作的意願。宣言包括兩項議定書，根據這兩項議定書分別設立「法、德防禦安全會議」(Conseil Franco-Allemand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和「法、德財政經濟會議」(Conseil Franco-Allemand Economic et Financier)。這兩項附加於法、德合作條約的議定書仍待兩國國會批准。

法、德防禦安全會議由兩國元首、政府首長、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及參謀總長組成。另由兩國軍事人員及外交人員組成常設混合委員會(Commission Mixed Permanente)，委員會下設三個工作小組，分別負責戰略、武器、軍事交換及軍事人員訓練。¹⁸

設立法禦安全會議議定書第四條有關戰略、武器、軍事交換及人員訓練等早在一九六三年的合作條約中列舉，不過，新簽議定書中又作較詳細的敘述。

法、德財政經濟會議由兩國財經部長及中央銀行總裁組成，每年開會兩次，協調兩國的經濟和預算政策，磋商兩國貨幣對美

註¹⁷ *Le Monde*, 27-28 septembre, 1987, p. 3.

註¹⁸ *Le Monde*, 23 janvier, 1988, p. 3.

元的比值，並對歐市將於一九九二年實現「無國界」的共同市場前兩國的準備事項預作配合。^⑩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密特朗和柯爾舉行高峯會議時，德國對法國建議設立財經會議事，反應並不熱衷，其理由是：(一)德國財經主管認為在現有的形式下法、德財經合作情況良好；(二)德國深恐任何改變將可能危及馬克的地位；因此，主張祇以委員會的形式來處理兩國財經問題，嗣後幾經磋商，於議定書簽署前夕兩國意見始趨一致，不過，西德中央銀行對議定書的內容仍持保留態度。^⑪

財經會議是這次兩國合作談判的「難產兒」，其「幼兒期」可能遭遇的困難問題，將在預料之中。

宣言中又決定創設共同「高等文化會議」(Haut Conseil Culturel)，由兩國二十位代表組成，下設一所「法、德高等教育學院」(Collège Franco-Allemand Pour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這個高等教育學院於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梅恩思(Mayence)兩地各設一個秘書處；同時，又設立「戴高樂——艾德諾獎」，每年獎勵對兩國文化合作貢獻卓越的人士或機構。^⑫

此外，兩國同意對援助非洲發展加強合作。^⑬

防禦安全會議的設立，密切關係到西歐的整體防禦安全和美國在北約組織中扮演的角色，最引人矚目，已在西方國家激起強烈的反應。

美國會一再呼籲歐洲盟國對西歐防禦安全多分擔責任，這次對法、德加強軍事合作表示喝采。美國認為，當西德的「東向政策」正進行得一帆風順的時候，巴黎和波昂的軍事合作，將可強化西德對西方的向心力。^⑭

但是，其他西歐國家並不同意美國的看法。他們認為法國自一九六六年起即已退出北約組織的軍事體系，現在法國和德國在北約組織之外另有雙邊軍事合作組織，可能影響北約國家的團結，甚至懷疑兩國將形成所謂的「歐洲軍事軸心」。柴契爾夫人於今年一月十三日在倫敦外籍記者協會中演講時說，「希望那些不屬於北約軍事體系之下的成員多與北約組織發展實質的軍事關係」。^⑮荷蘭國防部長艾克倫(Dr. W. F. van Eekelen)指出，法、德防禦合作雖是歐洲防禦的重要環節，但希望法國也與其

註⑩ 同註⑨。

註⑪ 同註⑩。

註⑫ 同註⑩。

註⑬ 同註⑩。

註⑭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2, 1988, p. 2.

註⑮ *IHT*, January 15, 1988, p. 2.

他西歐國家加強軍事合作關係，而不單祇與德國合作。²⁴比利時外長丁德曼(Léo Tindemans)也希望法、德軍事合作能導致法國和北約組織的軍事結構有較佳的協調，而不至於在北約國家中發生負面效果。²⁵由於近年來美國國內要求政府將美軍從歐洲撤回的聲浪日漸升高，義大利外長安德瑞奧提(Giulio Andreotti)認為法、德軍事合作將使美國某些集團以美國經濟和預算赤字為藉口，對政府施加壓力，撤回駐歐美軍、削減對地中海一帶的防禦。²⁶

至於蘇聯方面更指責法、德防禦合作破壞了在歐洲裁減核子武力的努力。真理報指出，此舉正反映西方若干勢力集團對最近美、蘇締結銷毀中程核武條約所持的敵意。又認為法、德軍事合作是德國軍國主義者企圖更接近法國核子飛彈控制部門，一旦美國核子武力自西歐撤除後，立即予以填補。蘇聯外長謝瓦納澤警告法國切勿透過加強與西德軍事關係而在武器管制方面大唱反調。²⁷

面對盟友的批評和疑慮，法、德都未便沉默：密特朗強調「沒有法、德軸心，祇有共同建設整體歐洲的強烈意願和決心。」柯爾抱怨的說：如果巴黎和波昂關係不好，有人會指責我們不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如果關係好了，又有人說我們意圖組成「法、德領導」。²⁸

分析防禦安全會議的主要任務，有下列三項：

第一、協調兩國對裁減核武及武器管制的態度。自從美蘇簽訂銷毀中程核武條約後，短程核武問題以及如何平衡華沙公約國家與北約國家的傳統武力已成為目前西歐防禦安全問題討論的焦點，如何協調法、德兩國對該問題的態度，將是防禦安全會議的當前首要任務。

第二、兩國同意於一九八八年十月以前成立法、德混合旅。混合旅司令部設於斯圖加特(Suttgart)南部的波林根(Boeblingen)，由法、德兩國將領輪流擔任指揮，混合旅員額定為四千人，除負責指揮和補給營外，包括兩個步兵營、一個砲兵營、一個裝甲營。混合旅的作戰部隊仍保留法、德本國的編制。祇有指揮和補給以混合方式處理。但是，這一支混合旅和預計支援的快速部隊能否抵抗裝備優良的華沙公約國家軍隊，西方軍事專家甚表懷疑。

註²⁴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2, 1988, p. 2.

註²⁵ *IHT*, January 18, 1988, p. 2.

註²⁶ 同註²⁵。

註²⁷ 同註²⁵。

註²⁸ *Le Figaro*, 24 janvier, 1988, p. 2.

註²⁹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5, 1988, p. 18.

混合旅的德軍來自西德的後備部隊，與置於北約組織指揮下的西德正規軍隊有別。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盟軍協定，西德軍隊不得在北約組織的指揮以外活動。如果法國繼續留在北約組織軍事體系之外，而西德軍隊的行動又受北約組織的限制，則法、德軍事活動，似乎是象徵性大於實際性。

第三、兩國合作發展武器製造。值得注意的是軍火工業在兩國的經濟領域中都佔重要地位，法、德在國際武器市場中經常處於競爭地位，這一形勢在短期內尚難改變，因此有關武器工業的合作，將是一項頗為艱巨的任務。

回顧與前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歐洲歷史發展，似乎可歸納出一個基本法則：凡是有關整體歐洲政策的推動，都必須基於法、德的同意才有可能，如果法、德兩國不同意採取一致步調，則無法獲得進展。諸如此類肯定和否定的事例，在近廿餘年的歐洲史中，俯拾即得：

一九五〇年歐洲煤鋼共同體的誕生；

一九五四年歐洲防禦共同體的流產，擬議中的歐洲政治共同體也隨之無疾而終；

一九五七年歐洲經濟共同體及原子能共同體的設立；

一九六二年為建立歐洲政治聯盟的「傅謝計畫」(Plan Fouchet)失敗；

一九六六年歐洲共同體決策機構「一致決」原則的採用；

一九七九年歐洲貨幣制度的建立；

一九八五年密特朗創議建立「科技歐洲」(Eurêka)；

一九八六年歐洲共同體「單一歐洲法案」的通過；

無可否認的，法、德兩國政府是否合作，都曾經是上述各事例成敗的關鍵因素。

今日西德已強固其經濟強國的地位，沒有人口的壓力，貿易順差打破紀錄，德國市場不但遍佈歐洲，而且伸展到世界上每一角落，馬克已成為世界的強勢貨幣，經濟實力有舉足輕重之勢。今日西德已不再是「政治侏儒」，「東向政策」的順利推展改善了它和東德以及蘇聯的關係。同時，美、蘇達成銷毀中程核武協議，國際局勢轉變。因此，法、德合作也出現新的情況，兩國也應該秉持新的觀點，重新出發：

第一、在合作條約和新簽議定書的架構下，兩國合作必須是整體的而不是部分的。自從歐哈德總理時代起，法、德兩國的經

濟政策即無法協調，甚至背道而馳，西德處處以美國馬首是瞻，而法國則主張建立歐洲的經濟體系和貨幣制度，擺脫外來的影響，密特朗和席拉克特別強調「整體進步」，意即以防禦安全合作換取德國的經濟合作。

第二、贏取歐洲盟邦的信任。廿五年前兩國訂立合作條約以及今年兩項附加議定書的簽署，都先後招致歐洲盟邦的敵視和疑慮，引起所謂「法、德軸心」、「法、德領導」的不滿批評。歐洲盟國之間的政治、經濟互動關係敏銳，歐洲共同體其他成員特別是英、義兩國都可能在布魯塞爾阻止法、德合作「動力」的運轉。因此，法、德必須以具體事實證明法、德合作的再出發是在歐洲共同體之中注入新的活力，共同建設歐洲才是法、德合作的真正目的。

以上兩大前提，應是法、德合作，走向歐洲統合的有利步驟。

五次圍剿戰史 (上下冊) 十六開本 兩巨冊

工本費 新台幣 五百六十元
美金 十六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台幣四十元
國外：平寄美金八元
航空美金二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證明發售